

## 麦子熟了

(外四首)

#### ■ 吴宇轩

秋天轻吻着麦田 把麦子压得更低了 每一粒充盈的麦穗 都饱胀着阳光的重量 芒尖依稀残存着 最后的半滴晨露 祖父在田间踽踽独行 手中的镰刀刚刚磨亮 他弯下腰的弧度 和麦穗弯成了同样的 喜悦幸福的姿态

#### ▲ 桂花开

凉风掠过的屋檐下 一串馨香绊住了脚踝 米粒般的小小花瓣 似秋光点亮了的繁星 在深绿的褶皱里镶嵌

路过的人都慢了下来 有人抬头欣赏 有人俯身品味 空气里弥漫着 满是欢喜的热爱 外婆小心地将花采下 酿成碗里淡淡的香茶

#### 水边的诗意

岸上的鹅卵石 早已褪去夏天的余温 微微的浪花漫过脚边 顺便揉皱了云朵的身影 几片落叶,那是秋的来信 在波光里晃漾、留恋 迟迟不肯离去 水鸟在芦苇边停下了 抖落一天飞翔的疲惫 在它扑腾的翅间,风正递来 清秋的惬意与清凉

### | 烟火巷

青石板铺就的小巷 五色彩灯缠绕着屋檐 巷子的深处隐藏着 各式各样的能工巧匠 和精心制作的美味餐食

油锅里炸开清脆的声响 木窗飘来新蒸的米香 顺着响亮的吆喝声望去 馄饨摊高涨的热气 透过岁月老墙的砖缝 把路人纤细折叠的影子 烘得暖乎乎的

### 走向远方

把昨日的月光叠进背包 鞋尖对准路标指引的方向 影子被太阳拉成细线 在身前道路上越来越长

未知的画卷徐徐展开 或许有迷雾遮住望眼 或许有雨点打湿衣裳 但心中的火焰,从未熄灭 每一步,都是生命新的节拍

路边的野菊举着小灯 我从它的身旁缓缓走过 相视一笑,没有回头 只把脚印,排成两行 向前延伸的省略号……



秋天麦田金灿灿。 蒙海龙 作



世界上没有两片相同的树叶,每 片树叶都藏着独一份的经历与故事。

我俯下身,拾起它。它静卧在掌 心,是种沉静而有分量的存在-不像一片叶子,倒像一卷用柔软羊皮 装订的、合起的书卷。我于是小心翼 翼地,想将它翻开,读懂它。

这正面,满是绚烂,是生命曾恣 意挥洒的证据。颜色并非单纯的枯 黄,而是种复杂又华丽的调和:边缘 是赭石色,向内渐变为赭红与金黄, 最中央,竟还奇迹般保留着一小圈苍 绿的旧梦,像枚褪了色的翡翠纽扣, 固执地系着夏日的衣衫。阳光穿过 指缝落在叶面上,那些颜色仿佛活了 过来,融融的、暖暖的,像一掬尚未完 全冷却的炉火。这光滑的叶面,曾毫 不吝啬地承接每一缕日光与每一滴 雨露,绣着的,正是生命的华章-是春日里懵懂的初生,是夏日里喧哗 的成长,是秋日里饱满而沉甸甸的献 礼。它曾是大树的"肺叶",为枝干呼 吸;曾是一座微型工厂,酿造着甜蜜 与生机。它记录的,是那些与风嬉 戏、与鸟唱和、在月光下做着清凉之 梦的日子。这便是生命向外展示的、 辉煌的、值得被歌颂的全部。

我轻轻将它反转。

一瞬间,世界仿佛静了下来。 绚烂的华章被悄然合上,映入眼帘 的,是另一番景象。这背面是粗糙 的,颜色素净得近乎虔诚,是浅淡的 灰褐色。而最撼动人心的,是那蛛 网般密布的脉络——它们那样清 晰,既纤弱,又坚韧。主脉如一道微 型河谷,从叶柄处毅然挺进,一路分 出无数分支,再延伸出更细微的枝 杈:像一张撒开的巨网,像一道劈开 的闪电,又像一株倒悬的、根系极发 达的古树。这脉络里,似乎还流淌 着某种看不见的东西——不是汁 液,是时间。每一道细丝,都像一条 干涸的运河,曾运送过光与希望;又 像一道深刻的刻痕,记录着风雨的 次数与烈度。

原来这背面绣着的,是时间的遗 嘱。它不讲述生的欢愉,只静静陈述 生命的轨迹:是一幅地图,描绘着养 分如何从一端奔赴另一端,支撑起整 片叶子的"宇宙";也是一张蓝图,暗 示着生命最初的结构与最终的归 宿。它告诉我们,所有向外的、华美 的绽放,背后都依赖着这份向内求索 的、沉默的、有秩序的支撑。那纵横 交错的,是命运的纹理;那由密渐 疏、最终消隐在边缘的,是时光流逝

我凝视着掌中的"双面绣",心中 忽然涌起无限感慨——我们的人生, 何尝不也是这样一片落叶?

我们总在精心刺绣生命的正面: 用青春的金线、热情的红线、成就的 银缕,绣出繁花似锦,绣出功名利禄, 绣出一张光彩照人的面孔,呈给世界 看。这是我们的华章,是我们的奋 斗、我们的爱恋、我们在人前所有的 光鲜与亮丽。

可我们常常忘了,或是不敢去看 生命的背面。那里没有美好阳光的 直接照耀,只有蛛网般密布的记忆脉 络,只有岁月刻下的、纤细却带着疼 痛的纹路。那里藏着我们的孤独、我 们的脆弱、我们深夜的叹息、我们无 人知晓的伤痕,藏着我们为支撑正面 的光华,而默默吞咽的苦涩。这背 面,是时间的遗嘱,它冷静地记载着 我们如何从起点出发,如何在岔路口 分支、抉择,一路走到今天。它或许 不够美观,甚至有些苍凉,但正是这 背面的脉络,决定了正面图案的走向 与格局。没有这背面的沉默支撑,正 面的绚烂不过是浮于表面的一层彩 绘,一触即溃。

一片叶子,从春到秋,完整地绣 好正反两面,才算完成了它的使命。 一个人,从年少到年老,接纳了自己 的光鲜与幽暗,认清了自己的欢愉与 伤痛,才算真正成熟。

风又起了,更多叶子簌簌落下, 像一场无声的金雨。我松开手,让掌 中的落叶翻飞着,重新归于大地。它 将以自己的全部——无论是正面的 绚烂,还是背面的脉络——去滋养来 年的新绿。

而我也终于明白,生命的密码, 就写在这双面绣像之上。读懂那背 面的遗嘱,我们才能更深切地理解, 正面华章的真正分量。不必为背面 的粗糙与黯淡而怅惘,那正是我们生 命里最真实、最深刻的肌理。



寺

椰島走笔

在靠着琼州海峡的

盈滨半岛僻静狭长的海 岬,有一座始建于北宋 时期的临海古寺,名永 庆寺。我在距这古寺约 几分钟车程的一个小区 置办了一处不大的住 所,是为了自己有一个 地方能清清静静地看 海,能听听那个古寺里 偶尔传来的钟声,能看 看空旷原野上夕阳沉落 的苍茫。这浮世一隅, 有不算冷寂的风情,在 这里住的时间长一些。 情趣和思想会变得十分 恬淡。

下雨的时候,细微

的雨丝从宽大的棕榈树

叶间飘下,有低柔的钟 声从古寺传来,给人慵 懒倦怠之感,时雨霏霏 中好像能看见佛火经灯 凄迷的烟霭中出家人简 朴的生活,他们将这世 界简单地当作一场梦 对病苦灾难处之泰然。 那种虚空、幽寂、忍从的 精神修养让人敬慕。多 年来每当旧历新年的时 候,我都会离开喧嚣热 闹的海口市区,痴迷于 来此处聆听除夕的钟 声,在古老梵钟余音袅 袅时辞旧迎新,回顾着 悄然而逝的一年,或激 情昂扬,或沉重辛酸,或 幽悔感伤……那种感觉

短暂的黄昏后夜晚 更显清冷静寂,坐在灯 下读读写写有些疲惫 时,不经意间从远处传 来"咚、咚……"的几声 钟鸣,我总会不由自主 放下手中的书或笔,抬 头望着窗外远处渔火稀 疏的大海之上,幽邃神 秘的夜空中天琴座方向 的几颗星星孤零零地飘 浮于天际,这时我会-边品味古钟的音色,一 边沉醉于思索,沉迷于 对无边往昔回忆。

很优美也很抒情

古寺晚钟的余音 里,旷野寂寞的落日绯 然猩红,在树木幽深苍 郁之处,透过热带雨林 隐天蔽日的枝叶遥望夕 阳,模糊地听见夕阳余 晖下的海边村落虫语鸟 声鸡鸣犬吠,隐隐传出 质朴清婉的歌谣,悠长 延绵的曲调像渔家女未 经烫染的水梳般的长 发,也像她哀怨隐忍的 啜泣……这些光线、颜 色和声音,都像没有任 何时空悬隔船深深浸入 我的胸怀。在颤颤钟声 里,在夕阳下踏着落叶 的时候,即便不是沦落 江湖的诗人,也会生出 几多感慨。

时代变迁,也许当 下已没有什么人会再去 仔细聆听古老的钟声, 也没有人会刻意到某个 荒远的山岗或偏僻的海 岸去看沉落的夕阳,而 我却还能感受到那些深 沉的力量仿佛要从遥远 的地方喷薄而来。

## 闲庭信步

# 探寻鲁迅先生的脚步

刘云燕

读罢鲁迅先生的文字,就渴望用 脚步去到达他曾生活过的地方。

第一站绍兴。1881年9月鲁迅诞 生在这里。我在鲁迅故里,看到了周 家由盛到衰的历史。鲁迅在《呐喊》 自序中曾写道:"我有四年多,曾经常 常,几乎是每天,出入于质铺和药店 里,年纪可是忘却了,总之是药店的 柜台正和我一样高,质铺的是比我高 一倍,我从一倍高的柜台外送上衣服 或首饰去,在侮蔑里接了钱,再到一 样高的柜台上给我久病的父亲去买 药。"可见,他当年生活的捉襟见肘。

好在,儿时的鲁迅有着快乐的时 光。他在百草园里开心地玩耍。园 子外面的墙壁泛着一层青迹,仿佛是 水墨作画。百草园就是一片很大的 的时候,正是菜花飘香,我仿佛能看 到当年的鲁迅在园子里无比地快乐。

园子里古树参天,时光应该会记 住当年那个快乐的孩子,那个远走日 本,而后弃医从文的人,写下了诸多脍 炙人口的经典人物形象,如少年闰土、 孔乙己、祥林嫂。导游在园子里讲起了 少年闰土的故事。讲起那个在月光下 捉猹的少年,以及因为生活重担而苍 老,见到鲁迅,第一句叫着老爷的人。

来鲁迅故里,必要去三味书屋。 每次来,我依然会站在三味书屋前流 连。仿佛小小的鲁迅坐在屋角处,刻 下一个小小的早字。鲁迅的老师寿 镜吾是"本城中极方正、质朴、博学的 人"。鲁迅12岁到17岁在此读书,打 下了良好的文学基础。

的抱对:"至乐无声唯孝弟,太羹有味 是诗书"系清朝著名书法家梁同书所 题。三味书屋的三味意思为:读经味 如稻粱,读史味如肴馔,读诸子百家 味如醯醢。匾额下挂着一幅松鹿图。

在百草园我仿佛听见儿时的自 己背诵描写百草园的句子。"不必说 碧绿的菜畦,光滑的石井栏,高大的 皂荚树,紫红的桑葚;也不必说鸣蝉 在树叶里长吟,肥胖的黄蜂伏在菜花 上,轻捷的叫天子(云雀)忽然从草间 直窜向云霄里去了。单是周围的短 短的泥墙根一带,就有无限趣味。油 蛉在这里低唱,蟋蟀们在这里弹琴。" 那是鲁迅先生幸福的童年。

后来,我来到北京鲁迅博物馆, 一进入博物馆,就是鲁迅先生的塑 像,博物馆里的资料,介绍鲁迅先生

一生的经历。1924年5月到1926年8 月,鲁迅在此居住,是他亲手设计并 改建的。院内有北房三间,中间是吃 饭的地方。其东是鲁迅母亲鲁瑞的 卧室,其西是原配夫人朱安的卧室, 堂屋向北接出的小间,是鲁迅工作室 兼卧室,称为"老虎尾巴"。

在他的旧居院子里,有他亲手植 下的两棵丁香,距今有一百年了。我 最喜欢这里的书店,全是鲁迅先生的 作品。在这里,我买了一本《两地书》 作为留念。封皮上写着:有些问题恐 怕我答不出,只好用这一生来回应。

有人说,北平是秋的天堂。你踩 碎的每片落叶,都是百年前青年衣襟 上的星光。院子里的银杏安静变黄, 仿佛能听见先生笔尖沙沙声。这里



## 家教里的"伪尊重"

陈亦权

"宝宝,咱们今天吃青菜,行不 行?""宝宝,再玩十分钟手机就睡 觉,可不可以?"……

生活中,这样的对话常在家长 与孩子之间响起,很多家长以为,用 "请求"的语气和孩子沟通就是尊 重,可往往得到的却是孩子理直气 壮的"不好""不行""不可以",于是, 越来越多的家长开始困惑了:"我明 明如此尊重孩子,可为什么孩子还 是不听话?"

其实,这不是真正的尊重,这是 一种让很多家长自我感动的"伪尊 重"。真正的尊重,从不是"事事请 求同意",而是"清晰告知、耐心教 导":想让孩子按时吃饭,不是凑到 跟前商量"咱们现在吃饭好不好", 而是温和但又明确地说明"现在到 吃饭时间了";想让孩子睡前不吵 闹,不是哄着问"咱们现在睡觉行不 行",而是坚定地解释"晚上是身体 休息的时间,睡好了明天才能去公 园玩,咱们先读个睡前故事就关 灯";想让孩子整理玩具,不是讨好 地说"你把玩具收起来好不好",而 是认真地引导"玩具累了也要回家, 咱们一起把积木放进红色盒子,布 偶放进蓝色箱子,你选先收哪一 个";想让孩子遵守上学时间,不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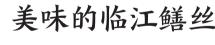
行",而是提前告知"上学一定要准 时"……这些"告知"里藏着的规则, "教会"里藏着的引导,才是对孩子 成长真正的负责,才是对孩子真正

当家长把"上班"这种必然的 事,变成"请求孩子同意",看似给了 孩子选择权,实则让孩子误以为"自 己能决定一切":既然妈妈上班要问 我,那我当然不想让她去上班;既然 吃饭要问我,那我当然想吃零食 ……长此以往,孩子会逐渐模糊"规 则"与"任性"的区别,把家长的妥协 当成理所当然,遇到不顺心就哭闹 反抗,长大后进入学校、社会,也难 以接受"不是所有事都能顺着自己" 的现实,轻则与他人产生矛盾,重则 在挫折中一蹶不振。

孩子的认知尚未成熟,自控力 如同刚发芽的小苗,需要家长用规 则的"支架"扶持,而不是任其自由 生长。真正的尊重,不是"无底线的 顺从",而是"有边界的守护"。这样 的守护,既能保护孩子的独立意识, 又能帮孩子建立规则感,教会孩子 "在规则中成长"。

只有用"清晰的告知、耐心的引 导、适度的约束",才能让孩子在尊

地址:(570206)海口市南沙路69号 电话:66829805 广告部:66829818 传真:66826622 广告许可证:海工商广字第008号 发行部:66660806 海口日报社印务有限责任公司印刷 电话:66829788 定价:1.5元



□ 蒋光平

从乐山城区往东北走四十里, 车轮刚碾过临江镇的青石桥,风里 就多了股勾人的香——不是辛辣 的燥,也不是甜腻的糯,是江鲜混 着油气的润,像有只软乎乎的手, 轻轻挠着食客的心尖。

镇上临河的街面,十来家餐馆 都挂着"鳝丝"招牌,最惹眼的是 "乡村香鳝丝堂"那方蓝布门帘,门 帘下的铜牌亮闪闪:"乐山市非物 质文化遗产传承基地"。老板娘姓 周,见客来笑着相迎:"要吃现划的 哈,黄鳝刚从河里捞上来。"

往后厨看过去,能看见竹篓里 的野生稻田黄鳝,手指粗细,黑脊 背泛着青,还在微微扭动。师傅围 着白围裙,案头摆着深井水烧的沸 水锅,只见他抓起一条黄鳝,指尖 一捏头,"哧溜"就滑进沸水。"三分 熟最刚好,太生划不动,太老肉 柴。"他说着捞起黄鳝,用牛骨刀在 脊背轻轻一划,再从腹鳍处一挑, 三条银亮的鳝丝就脱了骨,落在瓷 盘里还带着点温热的弹性,沾着的 水珠都透着鲜气。

灶台上的铁锅烧得发烫,挖一 勺猪油进去,金黄的油花里丢进姜 蒜片、老坛酸菜和泡海椒,辛香瞬

进去,师傅拿着锅铲轻轻翻:"火候 要盯着,多煮一秒就老,少煮一秒 没入味。"最绝的是最后撒进去的 野生苦马菜,翠绿的叶子在汤里打 个滚就软了,"这菜是江边采的,凉 性,刚好中和鳝鱼的温性,老辈传 下来的配法。"

没等多久,一盆鳝丝就端上了 桌。红油汤底里,鳝丝像春柳丝一 样散开,嫩白的莴笋片沉在底下, 顶端铺着切碎的香椿和香菜,红的 油、绿的菜、白的笋,看着就亮眼, "哗啦"浇上一勺热油,花椒和干辣 椒的焦香"轰"地冒了出来。

夹一筷子鳝丝送进嘴,第一感 觉是滑嫩,牙齿刚碰到就轻轻散 开,麻辣的汤汁裹着鲜劲在舌尖漫 开,酸菜的酸脆跟着冒出来,嚼两 下,香椿的清香又压下了油气,层 次翻着滚儿往上涌。同行的朋友 咂着嘴:"比自贡鳝鱼少了点烈,多 了点润,鲜得很!"正吃着,红烧鳝 段和香酥鳝骨也端了上来,鳝段裹 着浓稠的酱汁,咬一口满是肉香; 鳝骨炸得金黄酥脆,嚼着嚼着还有 点回甜,刚好解了鳝丝的醇厚。

没想到味道绝了。我公公跟着罗 师傅的后人学手艺,光练划丝就练 了半年,连刀都要每天磨三遍,说 '刀钝了伤肉,手重了断丝'。"现在 镇上做鳝丝的,还守着老规矩:三 刀划丝、七分熟烫、猪油提香,一点 都不敢改。

走的时候,风顺着临江河边吹 过来,带来餐馆里的香味。回头 看,"乡村香鳝丝堂"的蓝布门帘在 风里飘着,那缕从清末飘到现在的



# 美食随笔

周老板娘过来添汤,聊起这道 鲜香,裹着临江镇的烟火气,轻轻 美食的来历:"清末民初的时候,镇 勾着人的念想——下次来,一定要 上有个罗老爷,用鳝鱼做药引,后 再吃一碗现划的鳝丝,再配一碟香 来后厨师傅用牛骨刀划丝煮了吃, 酥鳝骨。